

化，妄图用反天地、反人性的党文化割裂人与神的联系，误导人不信神佛，使人越不相信神，神就越不给人显现神迹，叫人自己悟。因为有善恶有报的理在，人背离神佛越远，在中共邪党的蛊惑下所做的恶事、坏事越多，天灾人祸也越多。在党文化中形成的不好的家风，带给后世儿孙的同样是灾难。

今天的大陆出现的中共高官落马潮，让世人真实的感受到了报应的存在。落马的高官基本上都是迫害法轮功者，是江氏流氓集团的核心成员，都是残酷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在天理报应中，他们都在加倍的承受与偿还。

善恶终有报，只是时候的早晚问题。中共高官落马，也让世人真实的感受到中共宣扬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才是真正的歪理邪说，这些落马高官都是些地地道道的流氓，并非什么“英雄”，儿孙们也没有成为传统意义的“好汉”，在家庭的影响下学会的假、恶、斗，流氓成性，道德败坏。这样的家岂能不败？！

古今对比，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显风采，中共邪党的流氓本性与邪教本质也暴露无遗。抛弃中共邪党，根除党文化的遗毒，复兴传统文化，正其时也。如今，大陆正在兴起诉江大潮，这是一次难得的认清中共邪党，了解法轮功真相的大好机会。那些至今还没有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不要再错过了。再错过了这个得救之缘，将是自己以及家人无尽而又永远的遗憾与痛悔！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让真、善、忍成为我们的生活指南，成为我们的家风，一定会给家族、后世儿孙带来无尽的福报！

正见周刊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这是阖家团圆、感恩上天赐予一年丰收的时节，也是敬谢神恩的日子。法轮功团体应邀参加了位于纽约上州橙县鹿园郡（Deerpark County）九月十三日（周五）、十四日（周六）和十五日（周日）连续三天举办的庆中秋活动，法轮功——这个东方奇妙的修炼文化受到当地西方民众的热烈欢迎。

第 892 期

2019年9月24日

目录

正见新闻

阿根廷召开法会 师尊致词	/3
川普联大促宗教自由 法轮功代表获邀出席	/3
澳洲法轮功团体参加花卉嘉年华七十周年游行	/4
俄罗斯基斯洛沃茨克市人民支持法轮功	/5
真善忍美展在巴西公立大学展出	/5
德国斯图加特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6
伦敦放映《求救信》 震撼观众	/6
阿根廷学员在首都传播真相 民众竖起大拇指	/7
麦吉尔大学迎新活动中的法轮功展位	/8
德国不来梅健康展 法轮功吸引民众	/8
神奇经历	
两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9
法会文章	
在天国乐团项目中提高	/11
讲真相 救人急	/19
修炼故事	
我的考研读研经历	/28
修炼体悟	
放下“执著大法能治病”的心	/33
一件小事	/36
三言两语：改变观念	/37
生命探索	
说说我身边的有灵之物	/37
医山夜话	
惊吓病	/39
传统文化	
家风与报应	/41

不肯，他语重心长地对劝他的人说：“让我的后代，被人称作清白官吏的子孙，留给他们‘清白’两个字，比什么都强，这难道不是一笔丰厚的遗产吗？”

后来，杨震官至太常、太尉，刚直不阿的性格，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有位大臣，想要让杨震征辟自己的哥哥为官，杨震坚决不同意。因诸如此类的事情，杨震得罪了不少权贵，终于遭受谗言之害，被收印罢官。那些奸臣们，还不肯就此罢休，又向皇帝进谗，将杨震遣返回老家。杨震悲愤交集，走到城西的夕阳亭，痛心地对自己的儿子、学生们说：“一个人死，总是难免的，我蒙朝廷之恩，任职高官。却不能诛灭奸臣，使朝廷安定，我有什么脸再见日月！”又吩咐自己的儿子说：“我死以后，你们用杂木为我做口棺材，用布盖住身子即可。不要归葬祖坟，也不必祭祀我！”说完这番痛心疾首的话，杨震便端起一杯毒酒，一饮而尽，自杀身亡。

杨震除了将清白家风留给子女以外，同时也将笃志好学、刚正不阿等诸多好品格，留给了子女。杨震的子孙入朝为官的很多，大多能继承其父、祖的好品性。杨震的小儿子杨奉、杨奉的儿子杨敷，都笃志好学，博闻多识，人们都认为：他们继承了杨震的衣钵。而杨震却说：是他继承了父亲杨宝的衣钵。

杨震的曾孙杨奇，在汉灵帝时，任侍中，对皇帝也照样不肯阿谀奉迎。汉灵帝尽管十分不悦，却也不得不承认道：“他连我都照样敢于顶撞，真是个强项令，真正是杨震的子孙！”

杨家真是家学渊源，家风至正，家教堪钦啊！

杨家的“清白”家风，使后世儿孙受益无穷。这不是好的家风带来的福报吗？！受党文化影响很深的人可能会说：“黄雀报恩”这不是封建迷信吗？是不是古人的杜撰呢？

人是神造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正统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对神佛、对天是充满敬意的。人越相信神，其行为符合了天理，就不断的会有神迹的出现。中共邪党费尽心机摧毁中华五千年的神传文

蚁所咬。

杨宝心生怜悯，便将黄雀，救回家中，悉心养护百日。待它伤愈后，放黄雀飞去。到了晚上，有一黄衣童子，特来拜谢杨宝，说：“我是西王母使者，您如此仁爱，救我性命，十分感激。我送您白环四只，让您的子孙，洁白如环，位至三公。以报答您相救之恩！”

后来杨宝长大成人，学识渊博，平素以教授弟子为业。朝廷慕其名声，征召他出来做官。杨宝不愿应召，竟悄然遁去，隐居不知所终。后来，杨宝有了儿子，取名杨震，从小洁身自好，纯洁如玉。看来确实是受到其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并与救黄雀、得白环有关。

杨震至孝，牢记父亲的教导，专心向学，几十年中，朝廷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也不肯应召。直到五十岁时，才应朝廷之召，出来做了官。汉安帝即位的延平元年(106 年)，他任东莱太守，后曾任司徒、太尉等职。杨震为官清廉，耿直无私。

杨震当年赴东莱太守之任时，经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是受杨震举荐而出来为官的，感他之恩，便趁晚到杨震住所，送他黄金十斤，以作报答。杨震对王密说：“我十分了解你，难道你不了解我了吗？为什么要送我黄金？”王密道：“送你黄金，报答你对我的恩情，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这是在晚上，四下无人，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此事。”

杨震听他这样说，正色答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意思是这件事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也知道，你怎么能说无人知道？王密被杨震的一番话，说得满面羞愧，将黄金拿走了。这个“四知”的典故，后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清廉故事。

杨震后来改任涿郡太守，照样十分公正清廉，从不与人通关节、走门路。杨震的子弟们，常常只吃粗茶淡饭，出门也不像其他官员的子弟一样坐车，总是步行。

杨震的亲朋好友见他身为太守，家中境况却那样清苦，便委婉地劝告他：为子孙着想，适当置办一些产业。杨震却总是

正见新闻

阿根廷召开法会 师尊致词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阿根廷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隆重召开，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部分来自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学员参加了法会。

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致词。在致词中，师尊叮咛学员：“大法修炼与其它宗教和修炼是不同的，因为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在个人走向圆满的过程中要救度众生的。”[1]并在致词最后又嘱咐大家：“希望大家多学法，多讲真相，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1]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南美洲法会》

川普联大促宗教自由 法轮功代表获邀出席



周一（9月23日）上午，川普（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发表宗教自由演讲。川普强调，没有任何权利比宗教信仰权利对一个繁荣稳定的社会更为根本。美国永远都会为全球宗教受迫害人士发声。

在川普演讲前，副总统彭斯做了简短的介绍。他说：“美国人一直认为，我们的首要自由就是宗教自由。”

彭斯还提到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对宗教人士的迫害。

多位宗教受迫害者也受邀参加此次会议，包括法轮功学员

代表张而平。

“应国务院的邀请，我很荣幸成为参加这次联合国活动的嘉宾之一。川普总统、副总统彭斯、联合国秘书长，国务卿蓬佩奥等人就保护全球宗教自由发表了演讲。”张而平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说。

澳洲法轮功团体参加花卉嘉年华七十周年游行



南半球的九月春意正浓，百花齐开，距昆士兰首府一百分钟车程的“花园之城”图文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卉嘉年华，每年这个活动都吸引海内外十多万观众前来观看，今年是第七十周年，更是盛况空前。嘉年华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花车大游行活动，法轮功团体每年都会被主办方邀请参加游行活动，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作为当天唯一华人游行团体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深受人们喜爱。

今年花卉游行的主题是“花的力量”，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由三部份组成，分别是“舞龙队”，“莲花仙子队”，“腰鼓队”。主办方在游行沿途设置多处高音喇叭和主持人讲解，当一位主持人看到一朵手工制作的粉色大莲花花轿，四周围着身着古典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时，发自内心的赞叹：“好漂亮的花啊！真是太喜欢了！”紧接着另一位主持人给在场所有观众介绍：“法轮功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每年都加入我们的花车大游行，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一种传统修炼功法，有五套动作作为其辅助修炼，全世界有超过一亿的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寐，常用的“朱砂安神丸”、“磁朱丸”等；矿物类的龙骨属金，治疗吓哭了的，因为肺属于金，主哭；用纯金首饰煮水治疗受惊吓引起的哭闹也是这个道理；治疗山里动物吓着的，用琥珀比较好，因为琥珀是松树脂埋藏地下的化石，吸收山中精华，可住镇山之神；治疗水中精灵吓着的，用珍珠、牡蛎当然是合适的，此乃水中精华。还有如果小孩夜哭不已，惊恐不安，将自家切菜刀立在床头（小孩手够不着的地方），也有镇静安眠作用呢。

针灸有很多穴位可用，如十三鬼穴、魄户、神门、魂门、大钟、四神冲等等……根据脏腑经络辩证取用吧。还有其它的疗法，这里就不赘述了。

传统文化

家风与报应

陆文

中国古代的人很重视言传身教与家风的培养与承传。古人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相信“天人合一”，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只有多做行善积德的事，有一个好的家风，才能保住自己的家族，后世儿孙才能得到神的护佑，从而福报连连，绵延长久。

正见网有一个栏目“家教珍事”，刊登了一篇文章《黄雀报恩，儿孙清正，家教堪钦！》。在此，完整引述本文，请读者感受良好家风的形成以及对后世儿孙的影响。

东汉时代的杨震，少而好学，博览群籍，学问深湛。当时的儒者都对他十分敬重，因他是潼关以西的华阴人，所以都尊称他为“关西孔子”。由于他名声甚大，以至连潼关也得了个“杨震关”的别名。

据《续齐谐记》记载：杨震的父亲杨宝，在九岁时，一次到华阴山下玩耍，见一只黄雀，被鹰搏伤，坠于树下，又被蝼

了。但想到至今还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确实有些愧疚。因此，今天就将这个方法写出来，为需要的人提供方便，同时为父母积点功德吧。

说巧不巧，正当我想写的时候，内人晚间突然被我吓一大跳，当时她被吓哭，并且严重耳鸣、眩晕、心慌，第二天早上口苦，六神无主，说不出的难受极了。我分析她是被吓的魂飞魄散、吓破胆了，魂飞了所以六神无主，胆破了所以口苦，魄散了所以哭泣泪流；我把脉，其实肉体的肝、肺、胆都还完好，只是其灵体吓跑了，如果不立即治疗，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就将自己的头发剪下一小撮，用玻璃锅（当时没有砂锅，也许砂锅更好）加清水约 200ml，煮开关火，待温时，只喝了其中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她立即感到全都好了，所有的症状瞬间消失。我再叫她喝，她说：“I am perfect, not need anymore”（我全好了，够了。），完全好了。之后，我本人丝毫没受到任何影响，请放心用。

这是治疗惊吓病的其中一种方法，当然还有另外的方法在民间流传。比如小孩在野外被吓着了，找不到什么东西吓着的，如果当时父母在场，立即将孩子抱在怀里，用手将孩子的头发从前往后梳，一边说：“抚了毛，吓不着；抚了毛，吓不着……”；或者一边拍拍前额一边拍拍胸，说：“呸确、呸确”；再揪着孩子的一只耳朵，一边叫着孩子的名字：“某某，回来了，某某，回来了。”孩子回答说：“我回来了。”这就好了。这些方法在民间广泛运用，现在有人说这是迷信，但是确实管用呢。如果孩子被吓着的当时，大人不在现场，等回家后，大人（父母）就得去孩子受惊吓的地方招魂，傍晚时分去到那个地方喊：“某某，回家了，跟妈妈（或者爸爸）回家了……”，一路走一路喊，一直喊到家，然后问家里人：“某某回来了没有？”家人或者孩子本人就回答：“回来了。”这样连着喊七天，就好了。

那么中医呢？当然有中药方的，如果是被外面的“鬼邪”之类的东西吓着了，用“朱砂”可驱鬼，治疗心神不宁、夜不

俄罗斯基斯洛沃茨克市人民支持法轮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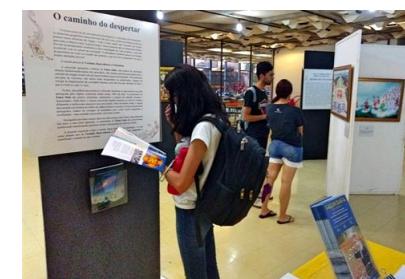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在庆祝城市日当天，沿着俄罗斯度假小城基斯洛沃茨克市（Kislovodsk）最美丽的街道之一度假村大道，人流川流不息，这条大道从中央公园一直延伸到市中心。

法轮功学员在这条大道旁，伴着优美的炼功音乐向游客展示功法，派发资料，向人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今天，由于其对人类的积极影响，在超过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人修炼法轮大法。

城市的居民和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还表演了中国的扇子舞，并在旁边设立桌椅板凳举办人权运动“世界的花瓣”，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折叠一朵纸莲花，表达了对中国法轮大法学员的支持。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原则是普世的价值，中共的对“真、善、忍”践踏和破坏，就是对人类道德标准的践踏和蔑视。

俄罗斯民众了解真相后非常同情和理解法轮功学员，支持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把真相传达给更多的人。

真善忍美展在巴西公立大学展出



近日，“真善忍美展”首次在巴西利亚公立大学展出两周。许多教师、学生及职员观看了美展。

该大学是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成立于一九六二年，在校教职工及学生四万多人。校方领导表示欢迎来此办展，并高度评价美展的画作。前来观看真善忍美展的师生和学校职员

不仅高度赞美画作的技艺精湛，而且对法轮大法这种修身、修心的功法颇感兴趣。

德国斯图加特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四日，德国斯图加特及周边的法轮功学员在斯图加特（Stuttgart）最繁华的步行街—国王大道举办了信息日讲真相活动。斯图加特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 state）的州府，

也是奔驰、保时捷、博世等国际知名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国王大道是斯图加特市中心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一到周末这里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当天天气晴朗，初秋的天气令人舒畅，步行街上非常热闹。法轮功祥和的音乐和优美的功法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法轮功的信息台附近恰好有一个喷泉，不少路人坐在喷泉边上一边小憩，一边观看祥和的功法展示。

这天也有不少中国人路过法轮功的信息台，很多人接过传单和真相报。一位男士接过报纸后表示自己已经看过，学员递给他传单，他表示会上网查询更多的信息。另一位女士接过传单，表示自己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现在想了解一下。

伦敦放映《求救信》 震撼观众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晚，伦敦“波兰社会文化协会”（POSK，Polish Social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举办一场揭露发生在中国的人权迫害的放映讲座，会上放映

万物皆有灵，它折射出一个修炼者的状态与层次，它激励一个修炼者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兑现誓约完成使命，竭尽全能助师正法，救众生！

医山夜话

惊吓病

九生圆

我的前世是被吓死的，听我妈说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小孩，当时中国正是大饥荒的时期，我将自己吃的东西让给弟弟和邻居的孩子们吃，只可惜四岁半那年就被一个淘气的孩子吓死了。

那是一个傍晚，天将要黑的时候，我独自走在街坊的小巷里，突然窜出来一个男孩对我大喊，我吓的不知所措，后来就病了，第二天就发高烧。我妈到处求方，当时没有钱看医生，看过医生也没有办法治，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是感冒的症状。我妈倒是知道一个方子的，就是用吓唬人的那个男孩的一小撮头髮煮水喝下就能好，但是那个小孩的父母特别凶狠，生怕自己孩子的头发被煮水会对自己孩子不好。我妈没办法，眼睁睁看着我，第四天就死了。之后我的灵魂就一直跟在我妈身边，我妈时常能感觉到我就在她身边，她也找了算命的先生算过，说是这个孩子还会转生来的，劝我妈不要太伤心。在那后来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妈几乎每天都能梦见我，直到1966年我再次出生，她的梦中再也没有我那个大哥的任何音讯，我这一世的性情与我上一世基本一模一样，从来不惹人生气，善良而温和，特别爱干净。我妈又找了另外的算命先生算我的命，没想到算出来我就是那个前世的大哥，而且还讲：“这个孩子跟了你很久了，他将来要远走他乡的，他小时候病痛很多，将来会有大成就。”我妈将这些话都一遍遍的讲给我听，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好医师或者老师。我小时候真的病痛连连，是真的远走他乡了，在大学当过老师，现在是中医师，都应验

内找，时间长了，也不在意啦。

我住在县城。一次，我和同修约定晚上到边远地方去发真相资料，由于下雨同修没来。我想：不能因为天气就不去救众生，我自己去发。我就把全部资料发放到城中住户家淋不到雨的地方。回到家已经很晚，我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手机时间，忽然发现二者时间一致了，这之前手表已经慢了五六分钟，我并没有调整啊。我突然悟到：不是表慢的问题，而是我没有达到法的标准（表准）啊！

从此后，我做到法对我的要求，表就准，我做不好了，表就慢。

物品二：一只一元打火机

我有一只打火机，是用来每天早晨给师父敬香专用的。每次用前我都和它沟通：你是千万只打火机中最幸运的，不仅来到大法弟子家中，还专为师父点香，你是取之不尽的小神火。就这样，一用就是近三年。到现在我都没舍得扔掉它。

物品三：两轮电动车

我的两轮电动车内装 12A 蓄电池，它是我的“座骑”，二零一二年购买。约在二零一七年五六月份换的新电池。从二零一八年六月我和它一起救度众生，它载着我到各个乡镇去讲真相。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对它讲：“我们一起出发了，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因为我们都是同化法的最美好超常的生命！我们要相互配合，在这条路上走好走稳，不辜负伟大慈悲的师父”。途中，回来后，我都会对它说：“你辛苦了，谢谢你。”

我的“座骑”超常无比，有灵性，现在都能行驶 120 里以上，连新装同样电池的两轮电车都没它能跑。从二零一八年六月至今，已经行驶万余里。它轻盈、飞速，在行驶中可与宝马奔驰媲美，骑着它有一种王者风范的感觉，骑着它大法弟子神来神往。我的“座骑”与我为伍，穿梭在宇宙间，寻找我天国世界的众生！

了讲述法轮功学员孙毅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观众深受震撼，赞叹法轮大法赋予“真善忍”修炼者的正信力量，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呼吁世界人民一起来清除与人类为敌的邪恶共产主义。

雅各布·吉尔 (Jakub Gil) 是波兰 IPP 机构 (Idz Pod Prad) 伦敦协调人，他介绍说“波兰社会文化协会”选择放映《求救信》是因为他们听说这部获奖纪录片内容非常深刻，很感人，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他们选择放映这一法轮功反迫害真相纪录片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自由，支持遭受苦难的人。”他说，“对我们波兰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邪恶的东西，我们曾经深受其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尽最大努力把这些真相告诉全世界。”

阿根廷学员在首都传播真相 民众竖起大拇指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四日，从阿根廷全国各省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早上在高级社区集体炼功，下午在中国城举办游行，及讲真相活动。

当天上午的集体炼功点是在高级社区，所以来往的车辆很多是高级轿车。学员们有的集体炼功，有的举着真相牌子，也有学员给过往车辆派发真相资料。

学员的集体炼功吸引了当地人和游客的目光……一个年轻的瑞典观光客经过说：我听说过法轮功，可是从来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人在一起炼功。我可以拍照吗？

麦吉尔大学迎新活动中的法轮功展位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十二日晚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迎新活动。在两个晚上的活动中，人头攒动的迎新大厅，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留学生，在麦大的法轮大法俱乐部的展位前驻足，了解法轮大法真相。

两天晚上的迎新活动中，有超过两百七十个在校注册的社团或组织设立了展位，迎接新生，同时吸收新成员。法轮大法在麦大俱乐部也是这些社团的一员，自二零一七年正式成立以来，今年是第三次在迎新活动中亮相。在麦大就读的青年学子、法轮大法学员们在两天的活动中，向前来谘询的各族裔新生介绍了修炼法轮大法对身心的好处，并邀请那些感兴趣的青年学子们登记即将到来的教功，还向他们赠送手工制作的莲花。

德国不来梅健康展 法轮功吸引民众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和十八日，老年人健康展在德国不来梅举行。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上向参观者们介绍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和“真、善、忍”原则，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二十多年来的残酷迫害。

学员向参观者介绍了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并要求炼功人要注重心性的提高。不少人对法轮功学员讲的“炼功和提高心性相结合”非常感兴趣，表示理解精神境界的提高对健康有积极作用。他们不约而同的表示要把这一点结合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不愿人说的心，懒惰心，狡辩的心、不服气的心；

3、遇事不按照法去做，这也体现出自己学法不深，实修不够。其实修炼人按照大法去做，又快又捷径，才能够体现出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4、师父讲万物皆有灵，苍蝇也是生命，你善意的跟它沟通，它是能听明白的。

三言两语：改变观念

大陆大法弟子

改变观念太重要了！在一件事情中是用正念还是用人念结果就会不同！

比如：夫妻同修发生矛盾时，怎么想？是把自己视为炼功人还是把自己视为常人；是把矛盾视为提高的机会升华自己还是陷入谁对谁错的争斗中？

身体出现不舒服时，是提高悟性的机会？还是认为是病？

当讲真相时碰到的不听的人，是发正念清除阻挡他听真相的因素再仔细讲，还是静静的走开？

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生命探索

说说我身边的有灵之物

灵君

大家都知道万物皆有灵，我也来说说我身边的神奇之物吧。

物品一：一块瑞士坤表

这块手表是一九九九年购买的，戴了一段时间后，我换戴玉镯，就不再戴了。得法实修后，也就是二零一二年，为了方便看时间，我又重新戴上了它。可是，这表每天慢半分钟，我也学着其他同修的做法和表沟通，但是没用，那时也不知道向

法》)

而这种变化是人为的想怎么做达不到的，在执著中去执著是去不掉的，在钻牛角尖的思维状态中想怎么不钻牛角尖也是徒劳的。就是放下心来多学法，溶于法中，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变化着。“法能破一切执著”（《精進要旨二》〈排除干扰〉）。“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精進要旨》〈学法〉）

“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使你们能够提高的，达到变化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中，压进这部法里去了。”（《欧洲法会讲法》）

放下了病的想法，以及大法能治病的执著，才能做一个纯纯净净的修炼人。这种感觉真好。

一点个人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

一件小事

河北大法弟子 李净莲

今天早晨吃饭时，我看到厨房里有一只苍蝇落在屉布上，我回到饭桌就跟他们说，厨房里有一只苍蝇。我心里想的是：我是修炼人不能杀生，一会儿让不修炼的公公给打死，又不便明说。这时丈夫同修说，你把它轰出去吧。我说，它不听我的呀。我知道丈夫说的是对的，才真正符合法，而我完全是人心。但我还是去厨房，先把窗户开开，然后对苍蝇说，你快出去吧，要不然一会就打死你了。然后，我一轰它就跑出去了。要是往常，它会东躲西藏，怎么也轰不出去。

看是一件小事，其实，仔细一想，有许多人心执着在里面。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情都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才真正是对的。从中都能够体现出修炼人的心性、层次。

1、知道杀生不好，自己不去做，而让别人去做，但又不说：这是自私、狡猾与不善；

2、丈夫同修告诉了，自己是懒惰不愿做，反而狡辩：这是

神奇经历

两个失而复得的故事

大陆大法弟子

我是二零一零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修炼后我从心性到身体都发生了巨变。这么多年中，师父也在一直看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所以在修炼中遇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下面我就讲两件很让我感动的失而复得的故事。

自动找回的车钥匙

二零一八年六月的一天，我和家人原本定好参加亲戚的酒席，早上六点多时，我去车里放东西时，清清楚楚的记得把钥匙放在兜里了。可是七点要开车走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了，家里人都出来找，家里家外不知找了多少遍也没找到。最终酒席没参加成，家人很怨恨。

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1】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呢？我想，这事出在我身上，肯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我得好好找找。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我突然意识到是我对女儿的情没有放下，给女儿看孩子耽误了很多时间，三件事做的少了，放松了自己，被邪恶钻空子了，我想我一定要放下。

到晚上七点多了，女儿已经和四 S 店联系准备配钥匙换锁，因为怕被别人捡走开锁，所以连中控也要换，整套下来三千多。我想不能因为自己没修好让家人对大法弟子有负面认识，我跟家人说明天早上再定，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

随后，我把大法书放在桌上，我给师父磕头，求师父帮助。我给师父说：“弟子有错在法中归正，不能叫大法资源损失。如果有幸能找回来，也是师父的赐予，我会把这钱用在大法上。”

还不到十分钟奇迹就发生了，我亲家母拿着钥匙从卫生间走了出来，高兴的对我说：“找到了”。我赶快走过去询问情况，原来钥匙在卫生间冲马桶的小水桶里，要是以往就直接把

水都倒进去了，她这次突然想留点水刷马桶，这才发现钥匙就在这点水根里。

可以已经泡了十多个小时了，车钥匙又是用电的，家人担心已经不能用了。我大声的对他们说：“一定能用，我师父能找回来，就一定能用。家人一试，果然能用。他们惊喜的说：“真是绝了。”

失而复得的钱

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那天是腊月二十六，我和亲家母一起去大集市购置一些年货。在公交车上，售票员提醒我看有没有丢东西，我一找，钱包没了。钱包里各种东西加起来也得两千六七，我当时脑袋嗡一下，几十年都没有遇到过这事。师父说：“没有自然现象，一切都是有安排的，所谓的“偶然”是不存在的。”【2】我向内找自己，这次赶集的目的就是专门来买便宜东西的，这是利益之心啊，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想？我得赶紧借这个机会归正自己。丢失的这些钱可能是以前欠人家的，这次来了债了，我不应该再难受了，心里渐渐就平静了。

十多天后，二月十八日那天，我在收拾屋子时看到一个旧书包，我顺手摸了摸里面的兜，发现有一个烂了的信封，拿出来一摸有点硬，打开后看到里面竟然是钱，数了数两千七百元，和我损失的钱差不多。

就想做梦一样，我第一念就是师父把钱给我找回来了，这要不是师父找到，谁能想到这里面还有钱呢？那钱在书包里可能得十年以上了，里面还有两张不流通的老版钱。我把这钱都送到了资料点，只要大法资源没受到损失我就高兴，感谢师父的伟大洪恩！

注：

【1】 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2】 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我们这里也不讲治病，但是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的身体，使你能够炼功。”明慧网的文章既面向学员，也面向常人读者，以几天病好了的标题吸引常人读者点击是没问题的。但作为修炼的人，我们自己应该清楚真正修炼的人是没有治病的概念的，那不是我们执著的。

师父在《精進要旨》〈道法〉中说：“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份，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養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我的理解是不能为了维护表面人的想法，哪怕是以证实大法为借口，来阻碍自己走向神的路上真正应该放下的执著。

在《新西兰法会讲法》的答疑中师父说：“是不是还一直抱着一颗不安的心，或者是以很强的一个什么心去做的时候，就可能给你诊断个假相出来，很可能这样。修炼真的很严肃，因为它是最严肃的事情。从另外一点看，那些人是看你好病才来学，这是带着什么心走来的呀？我们要的是来学大法修炼的。”我的理解是在洪法中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功效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不执著于这些，更不要因此而抑制了自己神的一面，以及应该放下的治病的心。

随着放下心来大量的学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变化。我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带有很多目地心的修炼，对“无为是大法”（《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不在自己想象中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做到是修”；也不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逻辑当中钻牛角尖了，更能体会到师父说的，“为什么讲佛的智慧大呢？他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他的容量大，他不在一个方面想问题。”（《美国东部法会讲

无条件的向内找，还在期待着对方的变化。在做证实大法的项目中遇到麻烦时，也知道要向内找，去掉执著，但总抱着一种我只要提高了，这个麻烦就会过去，结果就会好的心。说到底，还是在求那个结果，而自己的向内找并不是真心的想改变自己，而只是为了达到目地的一个手段而已。

自修炼后就参与了各种洪法讲真相的项目。看到明慧网上很多修大法后病都好了的文章，以及别的同修讲真相时说自己修炼后各种病都好了，就又冒出另外一个执著，就想等自己的病完全好了，也去这样说，证实法。以至于每当炼功中身体有一些变化，就想将来等病完全好了用这个讲真相，结果发现更难放下这个病了，因为这个执著被这个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将来证实法的理由给保护起来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

“但是也有些学中文出现了许多奇迹。法毕竟是法，真的出现了一些奇迹，这个我就不举例子了。以免我们其他人不正确的效仿又产生一个执著。” 我觉得自己就是这种不正确的效仿而产生的变相的执著。找一找这个思想的根源，还是在求好病，执著于好病，还是有求之心，只不过被这个讲真相证实法的借口给掩盖了。执着心一旦在法中找到借口就很难去。

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著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你们执著大法符合人的科学，那它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是迷信；你们执著大法能治病，它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不叫人吃药，死了一千四百人；”

其实自己还是抱有大法能治病这一根本的执著。整个这场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都是我们的根本执著造成的，我怎么还能带着这些根本的执著反迫害呢。就好比拿油去灭火，怎么灭的了呢？带着这样的根本执著去讲真相能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吗？修的好的同修并没有对自己病的执著以及修大法能治病的执著，他们只是在讲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修炼前后变化。

法会文章

在天国乐团项目中提高

德国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尊敬的同修们好！

首先，非常感谢师父赐予我加入天国乐团的修炼机缘和对我在正法修炼路上的保护与加持！我是来自德国的大法弟子，两年前走入天国乐团项目，很高兴能够跟同修们交流我以下的几点修炼心得。

坚定之心

经过了几次波折我才加入了天国乐团。回想起来，关键原因是我起初没有一颗坚定的走入天国乐团项目的心，还被一些常人的观念给挡住了。

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我很不情愿的参加了一次乐团的集训。圆号组的负责同修说我很适合吹圆号，但我觉得她可能没说实话，以为只是因为圆号组缺人她才说我适合。而且，她也没有让我好好的试一试其它的乐器。虽然我之前从未见过圆号，却给我留下了一个高贵优雅的印象。

虽然我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就是天国乐团唐装上的“樂”字，但是这个字在名字中的发音并不是“音乐”的意思，而是“快乐”的意思。每次在德国的朋友和同事问我的名字的意思的时候，我只说父母希望我每天都快乐，从未想过说父母可能也希望我能懂一点音乐。

我从小就不会唱歌，对唱歌也没有什么兴趣。简单说，我是一个乐盲。从小学到大学，学校逼我们唱的中共洗脑歌曲我都经常唱错调，每次都有同学提醒我小点声唱，不然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唱跑调了。

这些经历让我一直认同了一个被认为看似正确的常人观念，那就是不会唱歌的人也不可能演奏好乐器。所以，在那次

集训之后，我就从未真正的开始学习圆号。结果，同修送给我一把圆号让我闲置在家放了四年。那时，我一直以为我跟天国乐团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缘份了。

二零一七年夏天，我主动的参加了一次集训，那时正在学大鼓。要成为大鼓组成员得先通过一个节奏测试。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四年过去了，那个一直认为我适合吹圆号的负责同修在知道我在学大鼓时很生气，还当着几个乐团同修的面质问我：“学大鼓简单，也不用找老师就能学会，每次游行都能走在最前面最显眼。所以，你现在就想学大鼓了，对吧？”她好象并没有完全说错。

由于我没通过节奏测试，学大鼓的想法随之破灭了。测试我的同修说我的乐感也不够好，唱歌音不准，希望我去学低音乐器。同修的专业判断让我更加认同了那个不会唱歌也就不会演奏乐器的常人观念。那时，我真的在考虑我是不是真的要加入天国乐团。

意外的是，事情发生了有趣的转机。参加测试的当天晚上，乐团协调人让我分享自己参加集训的修炼心得。我大致说：我以为学大鼓容易而选择大鼓，想走捷径。表面上，我好象有一颗迫切的救人之心。其实，背后掩盖的是求安逸心，怕学其它乐器学不会的怕心和证实自己的心，证实自己可以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很快就能学会大鼓。在交流的最后，我面对着很多的同修坚定的说：“不管要我学哪个乐器，我都希望能加入天国乐团。”说完后，一些同修还给出了鼓励的掌声。那时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怕自己学别的乐器学不会的怕心，也没有了常人观念的束缚。我悟到，是师父的慈悲加持让我有了一颗坚定的加入天国乐团的心。

圆号是我尝试过的第一个乐器，并且从一开始就给我一种高贵和优雅的感觉。后来，我很不好意思的去问那个因为我学大鼓而生气的负责同修：“我能否还可以学圆号加入圆号组？这次，我向你许诺我一定会好好学。”同修马上回答说：“当然，欢迎你的加入！”她还对她之前生气的态度表示了歉意。

谎言，自己找真相看真相，诚愿所有人都能明真相得福报！

修炼体悟

放下“执著大法能治病”的心

海外大法弟子

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同修的体会文章说什么什么病几天就好了，半个月就好了，等等。我不是这种情况。我是属于悟性比较差的那种，拖的时间很长，而且在执著中又产生新的执著。虽然和一下子就能悟道并放下治病心的同修比差的很远，但也许还有同修和我有类似的情况，所以我想还是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我走入修炼是带着治病的想法的，而且病的思想比较重。学了大法后，知道要放下治病的心，放下有病的想法。但实际上表面上放下了，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放下。

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说：“但是我知道，只要我修炼，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给我治好。他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在想。那么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不是。表面上那个华丽那是假的。人要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那就达不到标准。作为觉者，高级生命看的是非常清楚，一点都隐藏不住。他没有达到标准，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最终还抱着那样一颗心，只不过它变的更加隐晦了。”

当时读到这段法时，觉得自己没有想求师父管自己的病，觉得自己生死都能放下，好像不是在说我。但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中还在想：只要我放下治病的心，不去想它，病就一定会好。说到底，还是在惦记着病，根本上并没有真正放下，和师父讲的那种情况本质上是一回事。

自己在修炼的很多方面都抱着这种隐蔽的有求之心。比如和同修发生矛盾时，虽然也在向内找，但思想的深处还在想：只要我向内找了，她也一定会向内找。也就是说，我没有真正

上访，想告诉中国领导人法轮功有多么好，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中共是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的，更不听进百姓的真话，就把他俩绑架了，并遣返回研究所。当时研究所很多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都站在了中共一边，要将他俩开除。郑义导师非常了解法轮功是好的，媒体上都是污蔑宣传，也知道自己的学生品学兼优，就顶着巨大的压力，将两个学生保护了下来。他的义举令很多人敬佩！

不长时间，原研究所的所长退休，要选新所长了，作为副校长的郑义导师本来资历尚浅，是绝无可能当选所长的，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举头三尺有神灵”，还有句俗话“善恶有报”，人无论做什么，上天都在看着，他做了这么大的好事，理应有大福报，结果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了研究所的所长。那段时间，我正在研究所读研，这位所长，知道我也炼法轮功，知道我也在周围跟老师同学讲真相，他把我也保护了下来。他的善举，使自己的课题也做的越来越好，人生轨迹越趋完美。他是善待法轮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一个典型例子。

毕业后，我给导师打电话，告诉她退党、团、队保平安的消息，开始她还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她说自己年龄超限早就自动退出了。我给她仔细解释：“中共腐败邪恶透顶，这么多年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中国的道德被其彻底摧毁，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中国八千万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现在又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是佛法，它谤佛谤法，上天一定要清算它。您曾经入过它的组织是宣誓把生命交给它，所以只有声明退出来，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不受牵连，保生命平安。”导师的一家人都市中共体制内人，了解中共的邪恶，发自内心的明白我说的都是实情，恍然大悟，痛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而且还为自己丈夫退了党。在此，默默的祝福导师一家人幸福平安，有个美好的未来！

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真修的法轮功学员在大法中都受益无穷，所以怎么打压也无法改变我们的信仰。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在欺骗百姓，希望大家不要再相信媒体的一言堂

二零一七年巴黎欧洲法会游行结束后，一个大鼓成员开玩笑的问我：“现在改学圆号了，打算什么时候参加游行啊？”我问：“下次游行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明年五月份在伦敦。”我说：“那就伦敦再见了，一言为定。”我悟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来告诫我不要忘记自己的允诺，说到就要做到。

回到德国后不久，我就很顺利的找到了一个专业的圆号音乐家。在他第一次演奏《法轮大法好》时，我在心里不禁感叹：“哇，圆号的音色竟然可以如此优美，典雅和大方，感觉象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站在我面前歌唱一样，真的是余音绕梁。”他演奏结束时，我感觉自己的眼眶有点儿湿润了，是被这首证实大法的曲目优美的旋律和高深的内涵震撼了。

接下来，老师教我怎么吹，我就怎么学，怎么练，没有丝毫的怀疑和犹豫。我还经常请另外一个吹圆号的同修来教我，他吹高音声部，我吹低音声部，我们俩一起练习。五个月后，我顺利的通过了乐团考试，第六个月就参加了天国乐团二零一八年的第一次大游行，而那次游行就是在伦敦。后来，老师看到我的进步鼓励我说：“不了解你的真实状况的人会以为你已经学过两、三年了。”今年，负责考试的同修在我通过测试后还特意写邮件跟我说：“你的优势是你的音色，你吹的音很干净。”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一个乐盲能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就能通过测试参加游行。回想起来，如果没有一颗坚定的心，我根本不可能开智开慧，也不可能克服学圆号的困难和破除常人的观念。

救人之心百分百

去年飞往伦敦的过程并不顺利。直飞伦敦的航班在起飞前几个小时被临时取消了，结果只能换乘第二天早上飞往一个距离伦敦三个小时车程的城市的航班，幸好赶上了当天安排的合练。在反思出现这些干扰的原因时，我发现我自己没有一个百分百的救人之心。

因为我第一次去伦敦，在购买机票时，想比乐团的安排早一天到，但这并不是为了好好准备游行或者参加伦敦中使馆前静坐的讲真相活动，而是为了能看一看这个城市。得知航班被取消时，我向内找，看到自己做事的基点早已偏离了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掩盖了自己贪玩儿的人心，我感到非常羞愧。本应该是全身心准备自己在乐团中的第一次游行，因为去伦敦的目的只有一个——救度众生。但我早降到了常人的层次上，还怎么能救度众生呢？

在去伦敦的途中，我不断的向内找，意识到了自己没有强烈的救人之心，没有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没有好好珍惜师父为救度众生而延续下来的宝贵时间。自认为提前一天到，反正也没有乐团整体排练的安排，以为放松一下没有问题，这让邪恶有机可乘。正邪大战之前，我不仅没有百分百的救人之心，还起了常人的安逸心和贪玩儿的心。

在看到自己的执着后，我诚心的向师父道歉：“弟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恳请师父原谅，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唯一的使命。”接下来，发现自己的状态有了明显的转变。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我们坐着一起进行合练。有一次，我们一起演奏《法轮大法好》，乐音的气势和强大的能量场让我有一种坐不住而往起拔象是要离开座位似的感觉。很感谢师父让我真切的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曲目救度众生的巨大威力。

伦敦大游行那天，我告诫自己：“其它一切都不重要，只为救人，一定要有一颗纯净的救人之心。”而这份纯净之心让我在游行中感受到了救人的庄严和殊圣。我们沿着一条非常宽阔的马路行进。在我的前面是一个高个子的吹萨克斯风的同修，为了能看到指挥棒，我不得不习惯自己微微仰起头的感觉。有一次，指挥同修给出的是《法轮大法好》。乐音再次响起，我又被震撼了，那真是灵魂深处的震撼。我心想：“我就是为救度众生而来的，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记住法轮大法好，所有的众生都能得救。”我边想边吹，边吹边被震撼的流泪，没有为什么，好象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为救人。

当时很感动，自那以后，把她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她的办公室只有我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进出。还有很多细小的事情，我也早已不再记得，但是无意中却刻到了导师的心里。很多年后，导师对我的评价是：虽然我科研做的不是最好的，但却是她带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其实，我知道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我是在照着大法的要求，努力在各方面做个好人。

读研期间，我给课题组的每位导师都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给研究生处的领导也讲了，还在同学中讲真相，传播《九评共产党》。有人将我讲真相的情况转告了我的导师，因为那段时间是江××对法轮功迫害非常严重的时期，以致于她的精神压力非常大。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了我的安全。我的很多老师、同学都明白了真相，有的同学在反复看了《九评共产党》后，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仅自己做了三退，还帮助传播《九评》和破网软件，帮其他同学三退，帮大学老师三退，还在自己亲属中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令我由衷的敬佩。我的一位师兄发自内心的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迫害这么严重，还能坚定的走过来。”我的一位师弟当着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面说：“人有信仰好，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做坏事。”我师姐知道我炼法轮功后，非常信任我，把她生活中非常棘手的问题与我商量，因为研究所以前的两位法轮功学员为人特别好，所以她知道法轮大法好。她还给我讲了那两位学员的故事：

我考上研究生之前，某专业的郑义（化名）导师的研究生中有两位是夫妻，同时还是法轮功学员。二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为人特别善良，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因为真修法轮大法的人会在生活和工作中放下自己欲望和不好的心，这样心胸越来越开阔，而且会开智开慧，所以他们的实验做的非常出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时在研究所，他们两人是有口皆碑的。1999年，江××出于嫉妒在全国范围内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各种污蔑宣传充斥所有媒体。他俩就一起到北京信访办

功的迫害，在电视及各大媒体上不断的造谣抹黑宣传，欺骗了无数善良的中国人，但是，我相信那位研究所的老师一定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这里，我真心希望她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二、读研

几年之后，我在家人的鼓励下，再次复习考研。我拿出半天时间用来学法炼功，半天时间复习功课，结果每天我的思维都特别清晰，记忆力也很强，最后考取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所，我的成绩在全所排名第二，而且是硕博连读。我知道如果没有学法轮功，我根本不可能考出这么高的成绩。我导师看透了中共官场中的腐败风气，一直到退休都坚决不入党，常自嘲自己家住的小区是腐败楼。导师是一位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对待科研兢兢业业，课题都是亲力亲为。对待学生非常和蔼耐心，不会逼迫学生为她拼命工作，非常得同学们的爱戴。

我读研期间正是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最严酷的几年。我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个好人，尊敬师长，与同学们和睦相处，尽量处处考虑别人，自己犯了错误也从不掩盖。记得有一次，我在实验中失手打破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玻璃仪器，如果我不跟别人说，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我知道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必须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我就主动跟导师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希望自己来承担造成的损失。导师对我的坦承很吃惊，并坚决不让我个人承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男同学由于性格过于散漫，被导师叫到办公室严厉批评了，导致这位同学情绪非常消沉。我了解这位同学的性格，也知道怎样做对他才是最好的，我就主动敲开了导师办公室的门，对导师说：“老师，我有句话，不知道讲出合不合适？”导师让我讲。我说：“某某非常聪明，只是有些懒散，所以实验有些方面做的不尽人意。可是，我也知道他的内心比较自卑，如果我们能够鼓励他，他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可能会做的更好些。他这样的性格，如果批评的比较严厉，他容易消极。”我对导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我们课题组和那位同学好才说的。导师

因为被震撼的流泪，视线变得有些模糊，突然感觉好象有很多人观看我们的演奏。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了微微仰起头的缘故，感觉我们象是走在了一条微微上坡的马路上。而事实上，我们是走在了一条微微下坡的马路上，也没有象我刚才感觉到的有那么多人在观看演奏。后来，我悟到，应该是另外各个空间的无量众生都在期待着天国乐团的到来，等待着被救度。

执着心去 方见技成

圆号老师教我起音要干净，不能拖泥带水，要轻柔，柔中带刚，不能象放鞭炮一样炸响。而尾音要保持气息饱满，余音绕梁。简单几句话，练习起来并要有所提高并不容易。

在平常的练习中发现自己的呼吸没有明显的进步，而呼吸却十分重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练号时注意力不够集中，呼气不均匀，没有饱满的底气，感觉两个肩膀不放松，象是背了沉重的包袱一样。圆号老师说我看起来气力十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好象调动不起来。

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跟自己的心性状态有关。经过慢慢的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抱怨心和证实自己的心。

先说我的抱怨之心。长时间以来，我没能完全去掉对曾经一起在其它项目中合作过的几个同修的抱怨之心。从表面来看，我感觉自己确实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抱怨心重的时候，我不能专注的练号，经常冒出不好的思想念头。虽然有时状态会好一些，但只是停留在自己不要跟这几位同修一般见识的常人层次上，并没有从法上认识和去掉自己的执着。

师父在《二零一八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回答了一个关于怨恨心的问题：

“弟子：我在修炼过程中总感觉怨恨，是自己很难去的一种执着。

师父：怨恨心哪，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

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哟，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事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

师父说：“人与人之间碰到了再不好的事情都得正面去看，“噢，这事对我提高有好处。”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1]

再次用法去衡量深挖自己执着的时候，我发现首先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只看重了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其次，我总是期待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改正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而没有用法来衡量。再者，忽视了自己要修掉的执着，要注重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

后来，通过强化学法和加大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并多在法上要求自己，尝试着多看同修的长处和做的好的地方，发现自己空间场里不好的物质慢慢的减少了，强加给自己的抱怨同修的思想也在减少，渐渐的又能够入心练习了。两个肩膀也能放松了，没有了背着沉重包袱的感觉，发现自己的呼吸也变顺畅了，气力也开始变足了。

另一个阻挡自己提高吹奏水平的是证实自己的心。在今年的游行里，我吹高音声部。到目前为止，其他能够吹奏高音声部的同修因为各种原因都很少能参加游行。在认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之后，我开始强化练习，要求自己在吹奏时不要出现任何失误，要求自己跟圆号组吹奏低音声部的同修以及整个乐团的同修配合好。

虽然今年第一次在法兰克福游行前的几个星期里，我进行了强化训练，但没有看到自己有明显的进步。虽然负责同修在

江××的黑箱政策导致我们十几名考生无辜落榜，对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大。放下电话后的第一天，我心里很难过，不吃不喝在床上趴了一整天，后来想起自己是学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就打起精神学法。我当时就认识到，名利都是身外之物，我何苦这么执著呢？放下对个人的执著后，心情豁然开朗，心中自然充盈的是真诚、善良和宽容（法轮大法是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也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这时我体会到研究所老师的不易，一个个给考生真诚的道歉，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理解她？更何况这一切本身都不是她的错。我又想到其他跟我一样的考生，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考取的研究生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太可怜了。我就提笔给研究所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虽然我无辜落榜，心里也很不好受，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您的错。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人，师父告诉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所以我非常理解您，也请您不要再这么难受自责，我不怪您。另外，我也知道其他落榜的考生现在心里也很难过，对于他们来说，研究生代表着一个美好的前程。与他们相比，我作为修炼人，能看的开，放的下，所以如果有调配到其他学校的机会，请老师先考虑他们吧，把我放到最后。信的最后，我给老师简单的介绍法轮大法，希望她能去找当地的炼功点，也能有幸得法。

后来，我表哥知道这件事情后，觉得很对不起我，因为我在参加面试之前，请表哥帮忙给我联系一所其它的大学用于调配，表哥觉得我被录取十拿九稳，就没有给我联系。所以他由于愧疚，想自己垫一万元钱，把我硬塞到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大学，把其他考生顶掉。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去伤害别人，就没有接受。我就这样坦然的放弃了读研的机会。记得我爸爸当时对我说：“你能这么快就从落榜的痛苦中走出来，要感激法轮大法呀！我的一个同学当时考上大学，被别人走关系顶了，结果得了精神病，一生都毁了。”

到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因为小人嫉妒发动了对法轮

修炼故事

我的考研读研经历

司徒慧心

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硕士学历，于 1998 年幸得法轮大法，这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庆贺和珍惜的事情，在这里我想讲一讲我考研和读研的经历。

一、考研落榜

我刚得法没多久，就参加了 1999 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报考了某知名研究所，笔试成绩中等，同时被录取的同学中有不少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到研究所面试的时候，研究生处的老师给我们介绍说：“我们所阅卷很严，在我们这里考了 350 多分，在其它地方阅卷都是至少 370 分以上。能考上已属不易，那些刚过分数线的，都被我们调配到其它大学去了，现在通知来面试的同学，都是成绩比较好的，面试后基本都会被录取。”

面试后，我回家等录取通知书，我本以为只等开学时间就好了。没想到，有一天突然接到了研究所招生办公室老师的电话，她带着哭腔说：“真对不起！我们所今年没办法录取你了。我们今年打算扩招的，已经向教育部申请，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可以批下来，所以就通知了这么多人来面试，其他成绩低的都已经调配到其它学校了。没想到上面没批下来，再调配已经来不及了……”我当时心往下沉，她又接着说：“以前都可以调配出去的，绝对不会出现今年这种情况，今年是因为全国政府下岗分流人员都是年轻人，国家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就鼓励他们考研，同时压低录取分数线，让他们尽量上线，就造成了上线人数远远超过录取人数，再通过面试方式，让他们顶替其他不知情的考生。”她不断的给我解释，并一再道歉，虽然在电话这一头，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她发自内心的愧疚。

那时候，考研非常难，现在因为他们研究所的错误判断和

游行后还跟我说我的吹奏水平跟去年相比有很大的进步，并且能够感受到我如歌唱般的演奏，但是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

反思自己的状态，我发现有证实自己的心，深挖后看到自己还有肮脏的显示心，有时甚至还有看不上某些乐团同修的心。在看到这些执着后，我对自己说：“这些心真的都太肮脏了，所有的智慧和能力都是师父赐予的，我不但不懂得珍惜，还以此自居而不知道谦虚，不能有看不上同修的心。”我告诫自己在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文化嘉年华的游行中一定要有所改善和提高。

在这个游行的开始阶段，证实自己的心还是会不停的往外冒，不能让自己集中注意力，呼吸也不顺畅，乐句也吹不完整，还害怕出错而畏首畏尾。另外，也没有找到自己身体的平衡感，号嘴也容易上下晃，吹出来的音是不平稳的。一时间我感到有些沮丧。

随着游行队伍慢慢进入市中心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众生，感觉他们盼望我们的到来已经很久了，迫不及待的听到能够启迪他们的善和打开他们认同大法美好的心门的旋律。这些场景让我开始从新尝试着调整自己的状态，并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心里对自己说：“看看，有这么多的众生为能得救而兴高采烈的欢迎天国乐团的到来，我加入天国乐团的目地不就是为了救度他们吗？我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执着，只愿众生得救，恳请师父加持我。”

当游行快要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状态有非常大的转变。能够找到身体的平衡了，感觉象是跟静止站立演奏一样平稳，呼吸顺畅了很多，吹出的音不抖了，乐句也吹完整了，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看到那些发自内心为我们拍手鼓掌的众生，我心里由衷的替他们感到高兴，真心祝愿他们都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了解大法真相而被救度。

就这样，一直到游行结束，感觉自己越吹越爱吹，越吹越

不累，而且真希望游行还能再持续一段时间，不要太快结束。感觉自己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小粒子溶入了乐团的整体，没有了看不上同修的心和表现自我的心，感受到的是同修之间的用心配合和对整体的圆容，那种美妙和舒畅的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言语形容。

在游行结束休息时，乐团协调人对我说：“我听见你吹的了，你吹的好。”我悟到，这都是师父的加持让我有了吹奏技术和呼吸方面的突破。唐装上面的“樂”字被诠释为“以樂为乐”，我应该是体会到了这其中的一些内涵。几个小时的高音声部的演奏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疲惫，反而感到精力充沛和无比的快乐。

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和开智开慧，我根本不可能加入天国乐团，也无法想象能在短时间内跟乐团的同修们一起履行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感谢师父赐予我机会跟同修们一起在天国乐团项目中全心全力的配合，来共同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从同修身上，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不足和音乐素养上的差距，谢谢同修们在这两年来对我的正念加持和帮助。

最后，我想以师父经文《洪吟》〈实修〉与同修们共勉：

实修

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是修

以上是我在天国乐团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九年纽约法会讲法》
(二零一九年欧洲法会发言稿)

四、结语

第一次从北京上访回程的飞机上，我生平唯一一次清醒的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远处静蓝的天空中出现一座巨大巍峨的雪山，横空立在一个巨大的法轮上。山端白云之间竖立着“真、善、忍”三个金色的大字，熠熠闪光。此景此景异常清晰，无比壮丽与神圣。

亿万年前，随师下世，誓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不久的未来，我一定不在乎自己是否身家万贯，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儿孙满堂……我只在乎身边有多少众生因为我当初做得不好而没被救度。

在这稍纵即逝的正法时期，我别无他求，只愿与同修们一起，在大法中勇猛精进，铲除余恶，多救世人。

请师父加持，谢谢师父！

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

[2]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4]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法解》

[5]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三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

[7]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8]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二零一九年欧洲法会发言稿)

的工作也在坚定不移的讲真相过程中落实。

来到博物馆的还包括不少英国主流人群，遇到的也都是和我有缘的人。

有一次遇到一位爵士，是二战后主持伦敦重建工作城市发展泰斗级别的大师，曾在伦敦大学听他讲座的时候有过一面之缘，但未有机会与他讲真相，一年冬季的傍晚，天黑得早，四周一片漆黑，只有街上的车灯照亮近处的人物。我独自一人站在博物馆大门外向来来往往的人发传单，突见一位高大的身影从门里出来，从我手中接过传单，很恭敬的放在了自己礼服的里侧靠胸口的口袋。这近距离接触才认出他就是那位爵士。

住在苏格兰的大学教授在我面前征签，一位在旁观察我多时的中国人终于按耐不住，气狠狠的走过来，阻止他，并大声喝斥说我在耸人听闻骗人。谁知教授不仅不受其影响，反而语重心长的开劝她，“这不是骗子，是我的学生，我相信他说的。”并坚定的完成了签名。那位中国人呆住了，一句话也不说的愣在那里，被朋友拽走了。

我的议员得知法轮功被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想帮忙，主动安排寄信给外交部呼吁调查活摘、停止迫害。在我收到他转给我的外交部回信不久，在博物馆洪法的一个周末，我见到他携夫人及四位孩子前来参观，正经过我面前，我告诉他我收到了他和外交部的来信，并得以在法轮功的展板前当面答谢他为停止迫害而做出的正义支持。

日复一日，虽然有时感觉时间漫长，我觉得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细心的安排着这一切：

“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形势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压力并没有小，救人现在是很紧迫的，而不明真相的人又大有人在。”^[8]

讲真相 救人急

英国大法弟子

一、得法

十岁，我有幸得法。在国内集体修炼的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我常常参加晚间的洪法与周末的晨炼。有时会有市里的大型洪法，在大公园，在景点风光带，在周边的县城等……我小时候好动，贪玩。有一次师父点悟让我看到了差距。当时晨炼在体育馆，天没亮就开始。我打坐刚四十分钟就下来了，然后捧着足球绕到场外踢球玩去了。正午时间，准备回家，经过主场馆时，看到一位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同修还在原地打坐呢！

我在运动场座席的这一端，他坐在另一端，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炎炎盛夏，他端坐在那，一直保持着双盘结印入定的状态，似乎整个运动场都跟着被定住。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那股肃静、祥和的场让我永远记住了炼功人应有的状态以及自己在个人修炼当中的差距。

受此启发，我对于炼功的重视程度也加深了。后来我就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1]，也形成了加长炼功时间的习惯。有一次晚上在家里和父母一块炼功，他俩炼完睡了，我还在坐着，父亲让我别炼了赶快去睡觉，我说“炼功比睡觉好”，继续炼。

当时，我们家在市中心是学法点，学法在晚间，十几二十位同修，轮流朗读《转法轮》以及《精进要旨》，并定期观看师父讲法录像。学完法后，大家交流最近的修炼心得。有的讲解学法中的新认识和疑问、有的讲炼功中开天目看到的神奇景象、有的讲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心性摩擦过关考验……

师父的讲法深入浅出，直指人心，让我觉得特别真实、亲近。加上同修们热诚的交流。我后天形成的无神论及其它变异思维在集体修炼的环境中似乎被解体于无形，我一改闭着眼睛

反对特异功能的状态，非常相信师父讲的这一切。我的外婆、父母等亲友更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他们修炼前身体非常不好，但仅仅修炼数天后就得到了好转或完全康复。

得法后，可能是源自于生命深处的期盼和渴望，在学法不深、感性为主的得法初期我主动的想要参与集体学法。有一次在放暑假期间，师父新讲法出版了，全区集体学法，母亲同修在她单位安排了礼堂，供大家学法使用。当时旱灾，酷暑炎炎，但同修们得知师父的新经文出版了，都在第一时间不约而同的前去学法。我年龄小，没有接到学法通知。我们家在市里另一边，坐车都得一个钟头。我独自一人在家，决定要参加这次集体学法，于是叫上院里的小同修，步行穿越整个市区，赶去参加学法。抵达会场后我推开门缝，见到满场的同修正襟危坐，当时义务辅导站站长坐在中央处，只见她一手捧着新经文，一手托着眼镜，一字一句的朗读师尊的讲法，大家坐在周围认真的听，会场内肃穆安静，只听到师尊的讲法。

“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炼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2]。同修们对于学大法孜孜不倦的渴求，集体学法中同修们比学比修的场景让我永远的记住集体学法修炼的重要性。作为后得法的新学员，我非常得益于集体修炼的环境，在短时间内打下的基础与印象，为之后的修炼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谢谢师父！

二、校园反迫害

九九年七月，放学了回家期待着集体学法。还没进家门，院子对面的邻居小伙伴就打开窗户向我吆喝，“你快看看电视吧，你看你还让我们炼法轮功？！”我立刻打开电视机，看到许多可怕的甚至是血腥的画面，和强烈的、不间断的攻击大法的播报宣传。就这样，于一九九九年七月起，这场由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全面发生了。

为了向世人、向当局澄清大法真相，呼吁恢复法轮功应有的和平安定的修炼环境，当时相当多的同修们都不承认这样的

的思想，会动摇我的正念，同时也加强他们的受毒害中负面的东西，所以就一谓的抵制，结果适得其反，救不了人。后来经过反思，与在西方社会更多的认识，我转变了。觉得在讲真相的时候应该给予对方更多的空间，一是尊重，二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其实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示过：“一定要理智的去做，清醒的去做。跟人家讲真相的时候要考虑到别人的接受成度。”[6]

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重的“情”。我身在海外，远离故土，其实心系着许许多多国内的亲友，知道思念之情是一种魔，然而每每想起还有那么多未有通过我了解真相的有缘人，我就心生忧愁，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有时真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与他们一一沟通问候，再续前缘。懊恼之中，同修提醒我，国内有国内的大法弟子在做，让我相信师父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结果，走出去的第一年暑期在博物馆讲真相，每天四~六小时，大约三个月不到的时间，我当面碰见了三十几位同学、朋友及与他们一同来参观的亲友，我便有机会将真相传给他们，了了曾经的许多遗憾。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自己都觉得太神奇了。

作为年轻男士，我对名有很强烈的追求。确实像师父说的：“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7]

有一段时间，正值毕业，当时最最需要的就是找工作。一般来说，在时间紧机会少的情况下，国际学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还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因为要洪法，每天找工作的时间很少，心里时常会不稳，希望能够多点时间留给自己。

当时投了许多简历，向实习过的公司申请也一直未有回复，形势焦灼。结果公司主管来参观博物馆被我遇见了，进一步讲真相交流。不久收到他部门的回信，让我去上班；我正式

功点参加同修集体炼功打坐，刚一坐下，不自然的泪如雨下，我知道是明白的一面在欣喜激动。

“我们最近一个时期呀，从大陆出来不少学员到国外来。不管怎么来的吧，有很多我都知道，在国内做的很好；有很多我也知道，做的很差。可是到了国外来呢，一看这环境宽松了，没有迫害了，想过悠闲的日子。不兑现誓约很危险哪！为什么呢？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哪，你不去做！甚至于在国内被邪恶灌输的那些东西，很长时间了还没去掉。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够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 [5]

师父这段讲法当时对我启发很大。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除了学习工作外，几乎每周周末两天都在参与讲真相。在个人修炼当中收益良多，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明确了讲真相、救人的紧迫性。结合亲身经历，拿常去的伦敦大英博物馆举些例子，希望与大家共勉。

大英博物馆作为英国乃至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人流极大，几乎每位中国游客、数以百万的各国游客。博物馆里陈列着世界各国古老文明，其中不乏人类历史各时期文化中遗留的精品，神传文化，到访游客都会沉浸其中，受到熏陶和洗礼，一进一出同时有机会了解真相。博物馆门前旅游团密集，早晨可见游客排队进入，高峰期时队伍绵延数百米，大法学员在出入口讲真相。

在这里是个人修炼的好场所，更是向世人讲真相的好机会。

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发现其实内心深处我有很强的证实自我的心，夹杂着争斗心，表现出来就是说话只顾表达自己，怕被别人拒绝，不愿听进别人的表达。经常有希望了解真相的有缘人，他们走上前来希望跟我沟通，交流他们的想法，但却被我堵回去，只是我在不停的向他们讲。在征签讲真相时常常遇到西方人对此表示不满。我之前觉得如果我听进去了他们的不好

不公对待，更无法接受与对大法、对师尊的攻击，决定放下各自安定的家庭生活，走出去反迫害。

父亲同修九年去北京和平请愿后长时间杳无音讯。母亲同修希望护法的心也很强烈，然而社会家庭的责任一时间让她面对艰难的选择。当时家里上有年近八十的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年少的我还在上学需要人照顾。有一次我们学法后进行交流，应不应该去北京？我向她表达了我当时的想法，并在法上与她交流。我记得当时在她面前背了一首师父的诗：

谁敢舍去常人心

常人只想做神仙 玄妙后面有心酸

修心断欲去执着 迷在难中恨青天

后来我们共同决定放下人心，进京护法。在师尊的保护下，先后两次进京，皆平安返回。母亲没有影响工作和履行照顾家庭的责任，我也没有影响学习。

“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 [3]我们在证实法反迫害的路上互相鼓励着。

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发生以来，我的父母因为信仰而遭到了非常集中的迫害。仅迫害发生两年内，他们遭遇超过三次非法抄家，遭遇超过五次绑架、非法拘留以及非法审问。形势所迫，为了人身安危，他们不得不举家搬迁、流离辗转。为了防止被跟踪因而暴露我父母的住所，作为十二、三岁的少年，我不得不常常寄宿于同学家中。

邪恶的迫害丑态百出，为世人所唾弃。我作为堂堂正正的修炼人，谨记师父的教会，绝不承认它。作为学生，我始终专注于完成好课业，处理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

初中时期，当时的学校校长办公室、校务处主任、班主任皆被骚扰过，有一次两名警员找到校领导，让他们协助调查我的父母，通过跟踪我找到我的父母，准备在校门口堵着对我进行跟踪，可是被好心老师事先提醒，事情败露。果然一出门即

看到两名便衣，一左一右守在校门口，偷偷的侧脸看着我，手里还喝着同一款饮料。我当然不承认他们这么阴险的手段，来迫害我的同修。于是我立刻告诉身边的所有同行的同学，然后一起跑上了一辆刚刚启动的巴士，一块摆脱了他们的跟踪。

结果后来他们又来骚扰学校，直接找到校领导办公室妄图唆使他们助纣为虐。结果校领导根本不搭理他们，还严厉的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忙去，别来找我们！”（大意）

高中时期学习繁忙，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我寄宿在学校。常常晚自习时与在班的老师、交流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真相。老师接受得很好，也与我交流他们对真相的耳闻与从师的传统文化故事等。偶尔我也会把自己所接收到的真相信息以书信的方式，写周记的方式告诉他们。与同学也是，常常在课余时间翻墙观看《风雨天地行》等海外同修精心制作的真相片，力度很强，非常受益。甚至上课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迫害的真相与新闻里的疑点，曾有几次就在教室的投影仪上播放真相节目，同学们认真观看。

有一次我向同学洪法，结果被他的家长误会了。他家长是一名成功企业家，非常有社会影响力，一时糊涂把我告到了教育局，整个都轰动了。我们学校是老牌重点，也是邪党所谓法治教育挂牌的直属院校，一时间风声鹤唳，压力如山。

全校领导都紧张起来，迫于压力，不断的找我谈话。首先是学生处、教务处主任，然后是校长。迫于压力三番五次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劝我放弃修炼，写保证书。记得主任和我讲她的苦衷：“我全家都是信天主教的，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因为我是党员，所以我不能像他们一样……”我反过来正好和她讲真相，揭露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历史上对宗教信仰的迫害。每次约谈就变成了我讲真相的好机会，她边听边点头，不再向我施加压力。

后来校长直接请我去校长办公室。他迫于来自迫害机构的压力，见我不愿配合，便恐吓：如果不放弃修炼，并且不写保证书，就开除我。我也不动心，就是反复的和他讲真相。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心生敬畏。

一天，警察来学校准备抓人了，他们聚集在校长办公室，蠢蠢欲动。校园里异常的安静，我们班自习课上不见老师。后来知道是代课老师闻讯情急之下去挡住了他们。在警察们打算行动的时候，他当众对指着他们喝斥道：“某某某（指我）是个好学生，你们谁也不许动他！”结果警察们被镇住，灰溜溜的走了。后来那位同学与学生家长主动来学校向我道歉，化解了误会，明了真相。

我知道这是明真相后世人正义力量的展现，也是大法威德在世间制恶的具体体现与师父对弟子慈悲的保护。大学期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都在师尊的加持下化险为夷，其中了解真相的正义校领导、老师以及同学们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恶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以至于他们对我的迫害行动皆未有得逞。

一直记得师父的要求：“你是一个学生你的天职就是应该把学习搞好，对的起家长，对的起学校，对的起老师。”[4]

受益于师父的教导和在大法中的修炼。在校期间，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校园运动会多次包揽各项团体及个人金、银、铜奖牌，在历届的音乐会中受邀参加首席演奏。所参与的学术竞赛多次获得全国、全世界级的大奖，在国内业界领先的公司锻炼实践。毕业后收到世界名校的录取通知，来到英国求学深造。

三、再精进

初到英国，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身边的朋友都在商量业余时间去哪里吃喝玩乐。然而国内迫害持续进行，世人在受毒害面临淘汰的危险，我并没有因为来到海外而如释重负，心里知道，面对的大量众生、尤其是中国人，讲真相救人的事情绝对不能放松。

而且常看到明慧网报导中老年同修顶风冒雨只身一人在街上奔忙。我反复思考后还是决定走出去，讲真相。来到海外炼